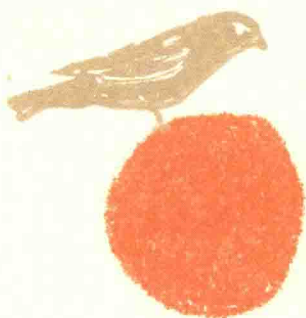


朱天心

想我眷村的
兄弟们



朱天心

想我眷村的兄弟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想我眷村的兄弟们 / 朱天心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5108-7531-1

I. ①想… II. ①朱…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34396 号

想我眷村的兄弟们

作 者 朱天心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6.75

字 数 110千

版 次 2018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7531-1

定 价 48.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想象另一种可能

理
想
国

imaginist



一九七九年五月，与天文（图右）在东京发往京都的车上留影

目 录

- 自序 / 朱天心 1
- 导读 一则老灵魂 / 张大春 5
- 想我眷村的兄弟们 17
- 从前从前有个浦岛太郎 43
- 预知死亡纪事 81
- 我的朋友阿里萨 109
- 袋鼠族物语 155
- 春风蝴蝶之事 179
- 代后记 好的作品一直在穿越绝境 / 阿城 203

自序

朱天心

有所谓《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古都》《漫游者》是我个人在上世纪末关于台湾书写的三部曲（例如王德威）。

若把这些作品局限聚焦至一定的范围（如论者所习于挪用的“后殖民”或“离散”等等），我想，或可做如此描述。

此三本书的书写正好横跨我的三十至四十岁，很好的年纪：对眼前带着“世界太新，很多事物尚未有名字，得一一用手去指”因此非探究不可的好奇、仍残存浓烈愤青的理想性格的动辄愤懑、已隐隐感觉那轰轰烈然而来的现实建制力量但偏不肯就范的困兽斗……是我喜欢的一种写作状态。

当时，我曾在一次受访里被问及“作家是什么”时回答，是希腊悲剧里的卡珊德拉。

卡珊德拉是特洛伊的公主，遭阿波罗看上追求而全不回应，阿波罗送给她珍贵的“预知未来的能力”的礼物，这是

神才专有的能力啊，卡珊德拉依旧不动心，“神谕”出口是不能修改或收回的，恼羞成怒的阿波罗只好追赠一句“但这预言无人相信”。

卡珊德拉从此掉入炼狱，十年苦战的特洛伊在答应希腊联邦敌军诈降并献礼木马的全城欢庆前夕，她喊破喉咙说出她预见的屠城景象，但一心想终战的疲倦军民无一人相信。

结果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喜欢的作家，总是不与时人同调，或该说他原与时人同喜同悲同忧同温，但总因肖想一个更好的世界、或企欲指出眼下世界并非如此美好而是木马屠城前夕……只能清醒无比地被挤到边上、挤到高处，讨人厌的乌鸦一样发出警示：“失火了、失火了！”（鲁迅的铁屋子理论？）

上个世纪末的十年，台湾因解除戒严、社会力和政治能量的释放，在方方面面动员了各种应该（进步价值）不应该（前现代的部落族群意识）的力量，仿佛那被打开的潘多拉盒子，此中我当然极不同意因政治和选举所操弄的族群动员。

于是有此一场演出，疯女卡珊德拉。例如眷村，四九年随国民党来台的大量中下级军人，因“韩战”确立了海峡对峙的冷战时期，官方只得大量地在城市边缘或荒郊野外兴建只够遮风雨鸡笼大小的眷舍，让这些正值婚龄的青壮代得以暂时在海岛落脚。

这批被历史拨弄、家国命运正巧与国民党绑在一起的五湖四海之人及其后代，在九〇年代的政治操作族群动员中，全成了被怀疑忠诚的替罪羊，我为他们不平极了，认为他们信守了一辈子质朴的“保国卫民”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全成了笑柄并被羞辱践踏。

我十五岁前生于长于眷村，以为值此之际、与其让人有意或源于无知的胡乱解剖，不如诚实自剖这一场，于是有这最终不被在地人和外省人谅解（如我始终敬重的隔壁眷村出身的学者赵刚）的《想我眷村的兄弟们》。

二十年后，这一场族群动员因当局的政治操作越演越烈而演变成“反中”“仇中”，显然当初除魅的努力，十足是卡珊德拉一场。

九六年“台湾大选”，我以为连领导人都可每人一票地投票选择了，台湾应有自信可以健康地面对既往，无论荣光或耻辱，我以为我们应该可以宽容各式表达认同的语言，而非政治正确、掌权者所钦定的语言，我天真地妄想岛屿一片高唱入云的认同声中，挣出一些些不认同的自由（或各自表述）的空间。

这是《古都》写作的背景和语境，如今看来，我简直不知那名不到四十岁、除了出境旅游未曾须臾离开过台湾的作者，是太过乐观或悲观？

纳粹时期，一名被送进瓦斯室的犹太学者被问及有何遗言交代，他说：“我没有话说，因为当时我没说话。”

若有一日，台湾走到我最不希望见到的人类历史里不时出现的由集体／国族主导的篇章，我大约可以是坦然的。

缘此，似不难理解《漫游者》的自我放逐况味。曾经的友人黄锦树多年前在谈及《古都》时，以一己马华外来者的身份轻易指出“不在于认同，而在于不被认同”。

是的，不被认同（E. 萨义德所言“在场的缺席者”），只因不愿装作不知父辈是四九年来台（划清界限？）、只因不断乌鸦般的发着“国王没穿新衣”的噪音……我像个不被师长、主流价值和社会所愿意了解见容的后段班学生，遂自我放逐（弃？）而去并绝不呜咽。

俱往矣。

但毕竟这一切的呈现皆是文学、皆以小说形式，我已夫子自道太多，多到仿佛这批小说本身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是不具足、不足以说明自身？

够聪明的作者应该适时打住，让作品自身说话了。

此三书的再次出版，得感谢瑞琳、静武、平丽和理想国，作为他们的长期读者，我深觉有幸参与此三书的出版。

二〇一八年一月

导读 一则老灵魂

朱天心小说里的时间角力

张大春

故事如果从特洛伊城之战说起，恐怕篇幅会拖得太长；但是事情远比帕里斯王子爱上世界第一美女海伦之后的种种沧桑还要悠远而繁复。所以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不该只被看成是“眷村文学”的代表作，收在这个集子里的六篇小说其实还容有一个共同的基调——老灵魂（这个词汇是《预知死亡纪事》这篇作品里的一个分段标题）；老灵魂是试图冻结或滞止时间的渴望，也是透过虚构重塑历史或记忆的载体。它可能自有人类以来便潜密地蛰伏于某一被称为“心灵角落”的所在，隐然抗斥着那些用日晷、沙漏、机械长短针或石英振荡频率所计算、分割的人生单位。正由于在活生生的现实处境中没有人能构筑小飞侠彼得·潘的世界，老灵魂才得以在每个不再聆听以“很久很久以前……”为卷首之

童话故事读者——或是不再书写以“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为篇首之作文的作者——的心里制造梦魇和启悟。

在古罗马诗人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 前65年—前8年）的《歌集》第一卷里曾经出现过一位预言家纳莱乌斯，他在帕里斯王子诱拐海伦潜离希腊时就曾预知特洛伊城的毁灭。纳莱乌斯在十九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进入歌德笔下的世界，变成一位贤良、和善、充满温情的海中老人。于是我们在《浮士德》的第二部末章《爱琴海的岩湾》中读到了这样的句子：

或许夜行者，
把这月晕叫作气象，
但是我们精灵看法不同，
只有我们持有正确的主张，
那是向导的鸽群，
引导着我女儿的贝车方向，
它们是从古代以来，
便学会了那种奇异的飞翔。

而朱天心又在将近一百八十年后把这些诗句移植到《预知死亡纪事》的篇末，使之悄然传递着“预言家/预言”（作

家 / 作品) 与时间角力的讯息。

引用这些诗句确乎有其弦外之音的意义——如果我们从《浮士德》想起的话，在这部巨作第一部的《书斋》之二中，浮士德与魔鬼化身梅菲斯特签订的口头契约里明订：假如浮士德对“某一瞬间”表示了“请你停留，你真美好”的意思，魔鬼便可以将浮士德捆绑起来，而后者“愿意接受灭亡的果报”。在《浮士德》第二部的最后一幕里，浮士德的“仆人”（子民）在他的想望中建筑着乐园般的国土，以辛勤和操劳度过他们的时光，于是浮士德不禁赞叹道：“你真是美好无匹，请你驻留！”一方面，浮士德因触犯契约禁忌而不得不死；另一方面，也只有死亡降临的那一瞬间，浮士德对时间的呼唤获得允诺——时间因死亡而真的“驻留”下来。

贯穿《想我眷村的兄弟们》诸篇的基调正是某种近似浮士德式呼唤的情感。朱天心离开了“方舟上的日子”，不再“击壤歌”之后，我们依然可以在《昨日当我年轻时》《未了》《时移事往》乃至《我记得……》等书（甚或只是书名）中发现她对探索时间所消磨的一切事物——青春、情感、理想、肉体、人际关系以及政治现实等等，抱持了多么浓烈且专注的兴趣。

早在《击壤歌》这部可能连作者都视之为自传式散文的作品里，朱天心已经懵懵懂懂地暴露过她对时间的无法释然：

她一面说“这真是个如此年轻的世界”（而且“高一的时候我是只打算活到三十岁”），一面又已经“总记得那年夏天我在正午火热的罗斯福路上打过一个冷颤”，或者是“我怕富贵繁华原一梦，更怕仍爱此梦太分明”般早熟地玩味起时间所经营的感性形式。

这个感性形式一直延续下来，即使这个世界已然并不“如此年轻”。读者可以很轻易地读出《未了》（一个记录着村小孩成长经验的中篇小说）的叙述腔调有着一般少年启蒙小说中所不该有的世故言说——朱天心在这篇作品中所使用的隐藏观点（Concealed Perspective）仿佛出自一个敏感练达的眷村主妇（这位主妇还可能读过不少张爱玲的名著）；之所以会运用这种叙述腔调，其实别具意旨：朱天心大约从这个阶段起，已经试着利用叙述者之陌生化来让自己抽离出原先那种单纯的、童稚的、年轻却又早熟的感性形式。这是一九八一年左右的事。八年之后出版的《我记得……》则允为朱天心开拓多样题材、编纳丰富现实的定位之作。

然而朱天心仍不能忘情于她和时间的角力。《我记得……》的主人翁自嘲说：“现在我们有资格腐败了。”《佛灭》里的主人翁演讲时总喜欢引用的话是：“绝对、绝对，别信任三十岁以上的人。”当然，读过《淡水最后列车》的人恐怕不会忘记：一个落魄、绝望、近乎痴呆的老人的悲情晚景

之中，伤痛最深处居然是他那个冷漠的企业家儿子——他也是个中年人。

“中年”似乎是朱天心极其关切的一个场域，在这个场域中通过人性、道德、情感或现实考验好像是非常困难的事。而朱天心笔下的中年人尤其艰辛的原因往往在于他们拥有良好的记忆，敏于侦知自己年少天真的岁月里所积累下来的一切都不能重新成为驱动生命的活力。然而记忆却又一再地催迫着中年人去珍视那些一去不返的事物。在一个消费时代的消费国度里，那些琐碎的记忆或许是唯一不会增值的东西，然而朱天心笔下的人物像搜集古董的玩家一般时时整理着自己的困境——而这困境经常是用一些凡夫俗子宁可遗忘的细节堆砌起来的：杰瑞·李·刘易斯（Jerry Lee Lewis）的摇滚乐（《我记得……》）、蒋彥士、杨惠姗、朱高正等等的紫薇命盘（《去年在马伦巴》）、黑色丝质镶有同色蕾丝的媚登峰内衣（《鹤妻》）、一首名叫《寿喜烧》的日本老歌（《新党十九日》）等等。这些连朱天心自己都不免借叙述者之口称之为“垃圾信息”的细节使大部分的中年人物像“处理废弃资料的碎纸机”，那些被绞碎之后拼织成生命困境的记忆未必独具何等精确的象征意义，但是朱天心却让碎纸机一样的角色在反刍这些记忆的行动中与“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时间顽强地搏斗着。这个搏斗的情景在《鹤妻》里表现得

令人怵目惊心：一个拥有大量亡妻遗物的悼情鳏夫终于在囤积了满屋子家用品的丧宅里获得“顿悟”（epiphany）；他从来未曾进入过妻子那不断填充物资的空虚世界，其情显然和乔伊斯的《逝者》（*The Dead*）相仿。

在《想我眷村的兄弟们》里，我们似乎读到了《我记得……》所来不及“记得”的东西。《预知死亡纪事》固然在内容和写作形式上都算不得《鹤妻》的续集，但是在某种神秘的气氛里，小说中的男主角“我”似乎是《鹤妻》里那个怵情弗及的丈夫的翻版——或者补偿，“我”对于他那带着前世记忆的（老灵魂）新婚妻子依然充分“理解”（于是充塞在婚姻关系中的死亡预言有了庸俗的决裂恐慌），然而“我”却透过体贴的疑虑将整个叙述推向另一个层次——一个《潘金莲的前世今生》之流鄙艳媚俗的转世投胎故事所不可能企及的境界；朱天心在这里揭露了一个和《浮士德》相近的主题：死亡是永恒的起点，而死亡也是和时间角力的利器。

《我的朋友阿里萨》中的阿里萨从地中海的克里特岛寄出的明信片上如此写道：“但愿我在衰老前死去。”这话多么像“我是只打算活到三十岁”，不过朱天心在活过了三十岁之后，借阿里萨所表达的意旨已非眷恋青春而已，阿里萨举枪自戕的解释可以不一而足：他厌倦了影视圈里不能“返璞

归真”的虚矫涵迹、他愤懑于自己也是资本主义消费文明啮蚀人性的同谋共犯、他始终无法忘情于生活一日便消磨一日的终极理想……每一个坐困电子时代视听传播愁城的读者都可以简约地理解阿里萨之死所寓涵的感伤情调；但是小说结尾时朱天心并未揭晓这些，她更世故（毋宁说有点狡猾）地让谜底（也许）封存在一张寄自特洛伊城、尚未抵达台北的明信片上。从而阿里萨这个借自《爱在瘟疫蔓延时》的名字有了帕里斯王子的意志——他“一夜交欢四度，而且不用保险套”的行径（“在曼谷一名会说闽南语的泰国妓女处，丧失了他坚守了三十几年的童贞”）实则是在追逐色欲中逼近死亡。逼近死亡的诱因之一恐怕是“远离下一代”。下一代的年轻人是阿里萨和叙述者老B羊无力应付的人种，也是他们存活的世界的主宰：“他们这辈的小孩习惯反叛一切事情，那自然也就无从发现一个自己想接近的目标；他们奉新鲜事物为宗教，拒绝一切传统（包括好的部分）。因此对人类伟大心灵长期所产生出的种种思想、艺术、价值观……有种近乎不解、恐惧的冷漠；且因为他们中心无主空空洞洞，只得不停地大量消费资讯，以为自己果真脑子满满全是思想。他们甚至失去了使用感情的能力……”在这样的新人类潮中，阿里萨、老B羊——再加上一个朱天心罢，终于发现“老年的第一个乐趣”是放弃事物，而且称此一放弃并非投降，而